

【清水一谈】



■ 何水浩

自由撰稿人。正经学的是数学，却长期混迹于媒体，数次获得中国新闻奖。

愿意把生活小事写得有意思，把人生大道理淹没在小故事里。

最后的老式烩面

最近，我去了东北几个地方，那里时而蓝天白云，时而漫天飞沙，感觉怪怪的。

接待我的朋友说：“春末夏初是东北最不好的时节，解冻了的土地容易风起土飞，但到了草长莺飞的时候，东北便是蓝的天、白的云、黑的土、绿的苗。”

回到郑州，我从事的依然是有关生态农牧业资源的工作。到东北，我还是在田间地头转，吃的大多是农家饭。

餐厅和厨房用一扇大玻璃门隔开，青菜篮子、酸菜坛子……通通摆在案板上，厨师煎炒熬炖，随食客看来看去。

这种透明厨房透出来的是放心，加上胖瘦有别的厨师不时地溜达到你的桌前，问咸问酸，让你吃得十分舒心。

洛阳人爱喝汤，也会做汤，更会经营

汤。无论是豆腐汤、牛肉汤、丸子汤、羊肉汤、驴肉汤，还是不翻汤，都现做现卖，童叟无欺。

正是恪守了这个原则，洛阳形形色色的汤才长盛不衰，有几种汤甚至走出了河洛，走向了全国。

这让我联想到了郑州烩面。话说郑州烩面早年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烹制流程：

支一口大铁锅，放入羊肉、羊腿骨、党参、当归、黄芪、白芷、枸杞等，熬上一天，才敢开门迎客。

支一口小铁锅，舀一碗大锅里的羊汤，放入豆腐皮（干张）、黄花菜、红薯粉条、海带丝与几片羊肉，就这么烩着。

再支一口小铁锅，专门煮扯好的面，待面七成熟时捞出，放入第一口小锅和菜烩上三分钟，浇上纯芝麻油后出锅。

旧时的烩面馆，厨房也是开放式的，客人排队等候，待香菜放入后自取烩面。

在从东北回来的路上，我便开始想念“三口锅时代”的老式烩面，回来后满世界寻找。

结果当然是失望的，不少烩面馆莫说三口锅了，就连那口被称为“业界良心锅”的羊汤锅也被省略了——烩面开始用料包调制味道，料包上写明添加有山梨酸钾等防腐剂。

烩面之香，功夫在汤。汤熬上一天，就是为了除掉羊肉的膻气，只剩下羊肉的营养。

烩面，堪称河南美食的灵魂。如果硬要删繁就简，硬要工业化、化学化，烩面也就成了“毁面”。

老板，来三口铁锅，一大两小，我想吃老式烩面。



■ 马继远

70后，洛阳土生土长，现在深圳谋职，闲时鼓捣散文，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村长的女儿

深圳流传着很多亦真亦假的传奇，其中有一则，是关于村长（旧时称谓，如今称村主任）的女儿的。

这则关于村长的女儿的传奇，具体起始时间不可考，它的出现与深圳的崛起密切相关——深圳的发展，也才30多年光景。

时间虽短，这则传奇在街巷却传播得很广。一批批到深圳谋生的单身青年男子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——或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，或在汗味弥漫的工棚里，或在多人合租的小房间内，都多多少少听到过这则传奇。

这则传奇吸引人的地方，在于财富。你知道土豪吧？传奇中的土豪不是女主人公，而是女主人公的爹——村长。

村长的财富，是随着深圳的发展积

累起来的。村长利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天时，村子区位之地利，或盖楼，或办实业，很快便成为土豪。

即使深圳宣称已完全城市化，城中村也有不少。在陈可辛导演的催泪大片《亲爱的》中，黄渤开小店、丢孩子的地方，叫白石洲，它是深圳有名的城中村。有村子存在，这则传奇就不用担心缺少村长或类似村长这样的土豪角色。

在传奇中，村长有好几个女儿，有多栋楼房。村长的女儿的相貌、学识，大约连差强人意的标准都难以达到，村长的女儿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就在于富二代。

怀揣梦想的青年们来到深圳，大约都要受到现实的残酷冲击。房价高企，竞争激烈，收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总

显得灰溜溜的。如何发财，如何暴富，成了不需要向任何人遮掩的话题。

那些先到深圳，生活已经平稳的前辈，会打趣这些“一穷二白”、梦想发大财的年轻男子：“找个村长的女儿吧，给你陪嫁一栋楼，你就啥都有了。”

前辈们有时候还会说，××娶了村长的女儿，立马豪车、别墅都有了。只不过，晚来深圳的男青年们，只能将其当传奇听。前辈们似乎没见过村长的女儿，也没真能为男青年和村长的女儿牵线搭桥。

一年年过去了，传奇的内容在更新，村长的女儿不那么丑了，也受过高等教育，但她身上最吸引人的“多金”特征始终没变。唯有如此，她才能承载到深圳奋斗的男青年们的财富梦，活在传奇之中。

【后山史话】



■ 任见

又名后山，有各种作品约2000万字，如《洛阳往事》《帝都传奇》等。全新的判断、犀利的表述、深刻的幽默、温暖的交流，是任见作品的特色。本报首家推出其“后山史话”系列美文。

龙骨上的刻痕

休笑余癫癫。”

1899年秋天，王懿荣患疟疾，发现买回来的中药中有一味龙骨，在较大的骨片上隐约有刀刻的痕迹。怎奈龙骨已被药房的人捣过，看不清楚。于是，王懿荣交代家人往后不要让药房的人捣龙骨。

在后来买回来的中药里边，龙骨虽没有经过捣杵，但能够看出名堂的很少。尽管如此，在王懿荣的心里，还是留下了龙骨的影子。

王懿荣是有名的古物收藏家，得了宝物的人，都想请他“掌掌眼”。这日，有个叫范维卿的，在河南买了几样宝物，来请王懿荣鉴定。

鉴定完几件青铜鼎，准备告辞的范维卿又从褡裢里掏出一些龙骨，说：“这些东西您看有没有用？要是没有用，您就扔了吧。”

吃中药时曾留心龙骨，这下又收到一包，王懿荣非常高兴。入夜，他在灯下端详这些龙骨，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道儿。

王懿荣把大大小小的龙骨进行拼接，竟然拼出两三块较大的，上面刻画的道儿更加完整了。

莫非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文字？

王懿荣睡不着觉了，一会儿伏案查阅资料，一会儿在屋里来回踱步，苦思冥想。渐渐地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连串画面：荒野、先民、龟壳、巨鼎、祭祀……

这些龙骨有可能是三代遗物，现在可以看到的刻画痕迹，是先祖们占卜和记载占卜结果的文字，说不定藏着很多秘密。

王懿荣拿起放大镜，又审视起来，渐渐地，日、月、山、水……一个个象形文字现身了。